

# 夜光杯

去松阳的乡下访友,车子沿河一路往山里去。陌生的路,陌生的山,一路又想着见面时的场景,就忽然有了一点从前人访友的意思。

从前人访友怎么样呢?说不好。但现在人访友,一般是在城市里,某酒家某包厢,约一顿酒吃一顿饭,酒酣耳热,称兄道弟,双方都比较自在。到家里去,总是难得的,若非特别亲近的关系,轻易不会上门。在乡下呢,好像就没什么地方可约,只好直愣愣登门拜访。从前我们在乡下生活,没有电话,没有手机,想起某人,就骑上自行车,骑十几里路就去了。有时候对方在家,有时候对方不在;偶尔也会被陌生的狗一阵吠,一阵追。家里偶尔也会来客,譬如近午时分,外公或舅舅远远地来到。若恰是蒸饭的时刻,母亲便赶紧在饭锅

## 乡间访友

周华诚

有菜还是没菜,便是一块霉豆腐也不打紧,有小半碗酒喝,就觉得心满意足。这样的情意,在城市里不多见。楼上楼下,邻居们只在电梯里点头致意。若是偶尔有事要说,就约在公共的空间。这被视作是一种礼貌。倘若不由分说,去敲人家的门,且还要登堂入室,就显得冒昧。

而我要去访的友,是住在乡下的某个村庄里;也并没加上过微信,自然也没约;再加上与对方还是初次见面,总觉得有些打扰。从前有雪夜访友的典故,想到了就划船出发,

到了门前觉得心意已致,遂拔棹而归。这也得是好友才行。松下问童子,言师采药去。没有见着人,又没有通信工具,才能留下这样的千古名句。

七转八转,终于在一片稻田中间,见到了一座古旧的房子。这是乡野之间宁静的一幕。房子是黄泥木头结构的房子,一看至少是有数十年的历史。稻田里秧苗正在返青,水中映着天上的闲云。六从屋子里迎出来。这个本名叫上条辽太郎的日本人和我一起,住在这个村庄里。门前的水稻,是他前几天刚插下的。因为喜欢乡野和自然,六一边种田,一边在乡下过着简单的生活。除了门前不到一亩的水稻田,他还和妻子阿雅一起,在山上开垦了一块旱地,种着豆子和辣椒、番茄等蔬菜,还有四十多棵猕猴桃。

在一个地方生活,时间是最重要的。六说,所有的事,都需要时间。他刚从大理搬到这里一年多。他种地,只用老种子,也不打农药。这让村里人看不懂。六又说,人在一个地方住着,就跟种子适应一片土地一样,需要慢慢来。

在给骡子铡干草的时候,我小声对祖父说,我想偷老黄奶奶的枣子。祖父笑着摇了摇头,也或者并不在意,那匹又高又大的骡子正伸长了嘴巴对他哈气。

老黄奶奶和我家相邻。她老伴走得早,没有子女,脾气有些怪。平日里躲在院子里不出来。只有枣子熟了,她准一早搬个柳木小凳,端坐在枣树下守着。我从没见过她走过,因为我想用竹竿搂几下,或者上树。但只要我有这种念头,总能看到她凶巴巴地张望着。

我家门前隔路是一个小水塘,这棵枣树一半生长在路边,一半生长在水塘里。夏天的时候,我跳到水塘里扎猛子,常会撞上它遒劲的根。靠着水土滋养,老黄奶奶的枣树名声在外。那些枣子又大又甜,有时候风一吹,“哗哗啦啦”的枣子就砸得路人笑声不断。这也是老黄奶奶守望的意义所在,总有不少孩子一整天在枣树下跑来跑去,等风来。

也有不少瓜娃子和我一样,喜欢在水塘里扎猛子。和摔落在路边的裂枣不同,那一枚枚红彤彤的枣子,雀跃着从树上跳下来,然后“噗”地在水面上跃起。这就到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,谁的水性最好、眼神最好、速度最快,多是在枣子跃起的那一瞬间稳稳抓住,然后在水底完成“囫圇吞枣”,免得抢来抢去。

到了来年,水塘边总有不少枣苗儿生出来。这多半是被我们遗弃

## 偷枣

牛斌

掉的这些,老黄奶奶视而不见,只要不去动她的树。

铡完最后一捆干草,月亮慢慢浮上来了。关于“偷枣”这个计划我做了不少准备,从枣子的区域分布,到枝干的承重估算。当然,最重要的是老黄奶奶,要知道,晚饭后时

有不少于顽童上树偷枣,被她用手电一照,大声呵斥的声音半个村子都能听得到。

晚上十点钟,整个村子慢慢安静下来了。天作之合,父亲出远门去了。我把帆布书包掏空,挎在腰间。老黄奶奶的大门早已关了。月光跟了我一路,到了树下,又慢慢和枣树重叠,融合。

我躲在靠近水塘的一侧,贴住枣树,手脚并用往上爬。枣树的树皮粗糙,像老黄奶奶的脸。环剥处更凹凸不平,有不少细碎嵌握在掌心,隐隐作痛。但我已顾不得这些,这时,树上才是最安全的。

终于上来了。我站在树杈上往下望,月光下的另一个我在水塘里不知所措。沿着白天的记忆继续往上爬,稚嫩的侧枝上铺满了倒刺,仿佛对我的到来充满敌意。我被刺中几回,就像被老黄奶奶锋利的目光刺中了。但胜利的喜悦早已掩盖



父亲在骡槽旁找到了我的书包。那些枣子还带着雾蒙蒙的露珠,我一颗都没敢吃。

他从水塘边捞起一段细长的枣枝,那是我折断的,抽在身上霍霍地疼。老黄奶奶反而平静了,她从父亲手里夺过枣枝,嘴里一直喃喃地道:“没事就好,没事就好。”

后来,祖父告诉我,老黄奶奶原本有个儿子,叫枣生。枣生儿时顽皮,爬上枣树摔到水塘里,淹死了。打那以后,老黄奶奶就一直守着这棵枣树,其实,她是怕别的孩子像枣生一样跌落到水塘里。

而每年她都会将枣子分给邻居。我想,她正以某种方式守护着这片故土,这棵枣树也成了她的另一个孩子,她悉心呵护,而枣树也陪着她走过了每一个春秋。就像爱从未消失,深藏在守望和分享中。

## 父亲

周优泽

今年父亲节,因为疫情的缘故,我再次错过了回家探望父亲的机会。虽然心头有些烦闷难过,但好在那日清晨,在肿瘤医院工作的老乡给我打来了电话,说父亲的化疗结果不错,身体情况都在向好发展。

在我记忆中,父亲读书不多,却写了一手好字。后来奶奶告诉我,父亲小时候学习很好,因为爷爷去世早,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,便让他早早地辍学,到捕捞公司工作贴补家用。尽管这份工作风险很大,却是吃公粮的户口,所以他非常珍惜。上船后,好学的他总喜欢看同事维护、修理船上的柴油发动机,慢慢地父亲从船上的厨师转行成了机械师,最后还当上了副船长。

父亲开的是渔船,每次出海,少则一个月,多则三个月甚至更长。那时我特别盼父亲回家,因为每次回来,他总会带很多桶晾干的带鱼、乌贼鱼、大黄鱼不知吸引了多少村里人羡慕的眼光。检查功课也是父亲回家的保留项目。只要有机会,父亲就会逮着哥哥姐姐们严肃地查问功课,谁若是答不出来,就要跪在灶台风箱旁边,无奈哥哥姐姐们小学四年级开始就“浪然于众人矣”,父亲便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直到我考上研究生,父亲开始定期写信或打电话给我,三姐告诉我,高度近视的父亲每次写信都要趴在桌子上写好久,看到父亲那么不容易,三姐跟我说一定要好好学习,不要辜负了父亲。

“在城市里的话,看见事情很多。但在农村里,怎么说呢,一年时间刚刚好习惯。第二年,慢慢地投入生产。第三年,生活才会慢慢丰富起来。”六说,在乡下,人对于“时间”的感受是不一样的,对于“时间”的利用方式也不一样。在这里,“生活就是我的工作”,六是个音乐家,但他喜欢住在乡下。于是有人问他:“你为啥住在村子里?”他说是为了生活。“啊,生活!奇怪了。”人家说。

音乐是生活的一部

分,种地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六说:“我在这里种地,也唱歌。人家来听我唱歌,也会买我种的瓜果。这两件事不能分开。”

在这之前,六住在大理的苍山脚下,和阿雅有三个孩子:和空、结麻和天琴。他用自然农耕方法种田,也邀请朋友们一起和他做酒、喝酒、玩音乐。六给我们演奏了一段乐曲,用的乐器是一根长长的木头,足足有两米多长,他把嘴贴在木头上吹奏起来,木头的内部发出雄浑的声音。这是

注定这一生一世中要碰头的,有时始于两小无猜的童真世界,更多时已在情窦初开的年华。曾经热得如火,后来冷得似冰。

热情时,即犹犹琵琶半遮面,一张嘴,却已转轴拨弦三两声,未成曲调先有情,差一点就在大庭广众下说出对方的姓名,透露出两人间的秘密;恼极时,会背地里恨恨不已地咒骂对方,骂够了,又茶不思饭不想,泪流满面,长吁短叹,彻夜难眠。

所有的联系方式都被作废,包括电话号码,结果发现早被刻在了脑海里,丝毫不差。无数次地劝说自己,忘掉、忘掉,把过去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,偏偏一次次地想起、想起,甚至在梦里。

发誓一辈子不再理睬,老死不相往来,你走你的阳关道,我走我的独木桥;但一听到对方遇到什么难处,比如遭人暗算、生病躺在医院里,又忍不住跳将起来,奔走探望,气吁吁,汗淋漓,见到了,想说什么,什么也说不清。

今生的相逢还不够,来世但愿还会见面,也许在浪迹天涯的旅途中,也许在故土那条犹在的巷陌出入口、拐角处,及至同一座雾霭流岚的廊台上、屋檐下。

是为冤家。



一根迪吉里杜管,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之一。而这根迪吉里杜管是他用大理的梨木自己做的。在表演了一段迪吉里杜管之后,他又给我们吹了一段口弦。

我们在六的家里喝茶和咖啡,这个房子是他租来的,一年租金是三千元,看起来很简陋,泥巴糊的墙是他自己完成的(最清寒的农家也很少见这样质朴的居住条件了),木头窗户上贴着“喜”字,墙上相框里装着三个孩子从小到大的照片(两个正上小学,一个在上幼儿园,泥土做的面包炉上写着他们的名字),冰箱门上的卡片上有这样的句子:“鸟在光里飞,水稻在雨中生长。”

这是一个寻常又不普通的上午:在水稻田环绕的一座老房子里,我拜访了一位朋友。几年前我读了他的书,写下过文字,现在我们终于见面了。我们坐在那里慢慢地聊天,分享茶和音乐。临走时我们

想起这样的一次乡间访友,似乎这访友的过程,有着些许“从前人”的意思。“从前人”是什么意思?大概是一种相处方式吧,人与人,人与自然,都跟现在有些不一样;以及六说的一句话:“生活就是我的工作”,让人想起,生活原本可能是很简单的,而很多时候,我们把它过得复杂了。

## 冤家

燃烧的雪花



西藏中路延安中路路口(钢笔画)李文

后来,父亲的单位转行从事模具生产,父亲就上岸干起了收发货的工作,尽管离开了他熟悉和喜欢的岗位,父亲仍一丝不苟地工作,经常加班到很晚才回家。单位距家15公里左右,母亲每天总是早早地炒上一碟花生米,等着父亲回来,陪着他边喝酒边唠叨琐事。1994年母亲生病后,父亲全身心地照顾母亲,直至去世。那时的父亲一声不吭,也不大发脾气,等到母亲病逝才放声痛哭。父亲原来是那么地脆弱。

崇明人将苜蓿的腌制品称为“草头盐齏”。苜蓿,又名金花菜,被崇明人叫作草头。草头盐齏已有几百年历史,是崇明人用独特的腌制方法制作而成。草头盐齏,外观土黄色,卖相并不突出,一旦入口,酸甜生津、开胃爽口,别有一番风味。老幼皆爱。2015年,草头盐齏制作技艺被评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“草头盐齏”的“齏”的使用,起码可以追溯到宋朝,词人朱敦儒《朝中措》词中所写的“自种畦中白菜,腌成瓮里黄齏”的“黄齏”,翻译成崇明方言,就是“黄腌齏”。有时,崇明人相互之间搞笑,常常故意将“腌鸡”与“盐齏”混淆起来,一旦明

白“真相”后全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多年挚友俞建荣是崇明草头盐齏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,他告诉我,腌制草头盐齏的传统方法比较讲究。一是时间上的选择。清明节前后,草头花逐渐开放了,嫩草籽也快要结了,这时的草头,已经由嫩转向有些老,是腌制的好时候。草头太嫩水分足,腌制后易坏;草头太老,腌制出来的腌齏不好吃。二是种植地的选择。旱田草头与稻田草头也有区别。旱田草头叶大、糯性,不同于叶小、硬性的稻田草头。三是腌制过程的讲究。腌制草头盐

腌的关键,除存放草头的坛清洁和盐适度外,就是要紧密地腌制,使劲地把草头往坛里塞(崇明方言叫“跌”)紧。塞满一坛以后,坛口塞满稻草,再覆盖上布或竹笋壳,上面还用竹片绑紧。有些人家通常将腌制草头盐齏的坛倒扣在宅沟的淤泥之中,使之处在完全的封闭状态。三四月过去,草头腌齏就腌熟了,开坛时,一股清香扑鼻而来。开坛时的草头盐齏就像收割的稻柴和麦秸那样金灿灿。曾经鲜活的绿色经过腌制,成为了金黄的颜色了。尝一口,觉得有几分咸、几分酸、几分鲜,这正

## 七夕会

是草头盐齏开胃的主要因素所在。

草头盐齏的腌制和烹饪方法,近几年也悄悄地发生着变化。就腌制而言,一端是随着工厂化生产的形成,企业的腌制规模趋向大型化了;一端是随着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食品种类的丰富,家庭腌制草头盐齏趋向小型和稀少了。

不承想,草头盐齏——原本是乡村僻野中一道十分普通的农家菜,如今大俗成了大雅,以至前往崇明旅游的岛外人谈起草头盐齏就津津乐道。草头盐齏炒饭还成为了宾馆饭店里的一道特色主食,让人啧啧称道。

前几日我与他视频时,他虽须发尽白,但精神依然矍铄如旧,还夸奖了我和医生们讨论的治疗方案,又表扬了三个姐姐的精心照顾。顾盼之间,小时候父亲那种不轻易表扬人,但满意写在脸上的习惯跃然出现在屏幕上,扬眉浅笑之际,似乎又找回了曾经的健康。

## 美食